

石 锐 金 玲

方 蕾

FANG L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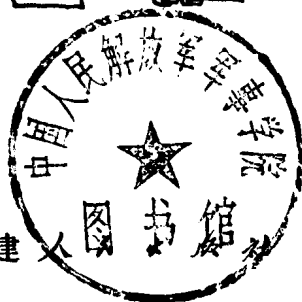
福建人民出版社





方 蕾

石 锐 金 玲



福建

内 容 提 要

一心想当工程师的方蕾被分配进幼儿园工作。她因未能实现理想而陷入苦恼。她的男朋友孙牧，竭尽全力出点子，企图帮她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但是，却带来更多的烦恼和痛苦。在幼儿园老园长的循循善诱和周围同志的悉心帮助下，经过实践锻炼，方蕾亲身体会到幼教工作的崇高和它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她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前途和幸福。

方 蕾

石锐 金玲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3.4375印张 2插页 66千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880

书号：10173·334 定价：0.31元

目 录

- 一 春风又绿江南岸……………(1)
 - 二 通知来了……………(10)
 - 三 锦囊妙计……………(19)
 - 四 揭开了生活的一页……………(31)
 - 五 风波……………(41)
 - 六 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53)
 - 七 毛衣和蛋糕……………(63)
 - 八 小彦回来了……………(69)
 - 九 多甜呵，弹子糖！……………(78)
 - 十 干双份工作的人……………(88)
 - 十一 决裂……………(95)
 - 十二 又来了一个新
 老师……………(104)
-

一 春风又绿江南岸

中国农历的二十四个节气，还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不，刚一进入“春分”，天气便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在阵阵春风的吹拂下，农村和山岭披上了绿色的新装，城市也开始换季了。

在我国南方的一个中等城市——迎江市里，最明显的转换季节的标志，充分反映在人们的衣着上。“春分”一过，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从身上脱去了灰大衣、蓝棉袄这些厚厚的、臃肿的冬衣，换上了色彩缤纷、款式多样的春装。特别是那些爱打扮的姑娘们，她们的外套、罩衣和羊毛衫的颜色和花样，简直可以与大自然百花争妍的春色比个高下了。

沿江边的路上，远远地走来一个廿五、六岁的俊美的姑娘。她叫方蕾。她那健美匀称的身材，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她闪动着乌黑似漆的眸子，脚步轻快地朝座落在江边茵茵绿草间的一幢粉墙红瓦的三层楼建筑物——迎江市人民医院走来。

这时已近中午，医院门诊部在一天当中就医人数最多的第一次高峰期已经过去。候诊室显得十分宁静。那一排排被人们的臀部磨得油光发亮的靠背长椅子上，只稀稀拉拉地坐了三、四个候诊的病人。

药房间窗口前等候取药的长龙也已经消失。三个领药窗口，已关闭了两个，只有二号窗还开着，年轻的司药员孙牧坐在那里值班。他早已掌握了人流流动的规律，不愿闲坐着，便抓紧时间把注意力转移到铺在面前的那份电视机线路图上，专心致志地研究着。这位细高个、长相英俊的二十七岁的小伙子，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脑瓜子相当灵活。或许是受过好几年农村插队生活磨练的缘故，他学会了多种的手艺，能裁剪最时髦的服装，能安装最新式的收音机，也能制作样式新颖的家俱。一年前，他刚进医院的时候，是个勤杂工，干些打扫卫生、洗刷药瓶的工作，但不到半年，便当上了司药员。最近，他在基本上掌握了药房间几百种药品名称、性能的同时，又对装配电视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买齐零件，在工作之余能装上一台试试。

“嗒嗒嗒！”正当孙牧津津有味地看着那张电视机线路图的时候，有人用手指敲了敲二号窗口的白色台板。

孙牧听到声音，以为是有人来配药，眼睛并不离开图纸，只是习惯地伸手去接药方。可是，好一会不见动静。他不禁诧异地抬起头来朝窗外望了一眼，不见人影。这是怎么回事？刚才明明听到敲击声的嘛！……他脑子忽然一闪，猜测起来：莫非又是那个新来的徒弟小胡与他开玩笑？还是那位生活上很随和、思想上要求很严格的欧阳梅医生路过这里，发现他上班时间干别的事，特地向他发出的一种善意的劝告？他不觉收起了图纸。

窗外飘来隐约可闻的一阵吃吃的笑声。笑声仿佛是一种

特有的信息，把孙牧吸引住。他象弹簧似地蹭一下跳了起来，三脚两步跑出药房间。

在一棵柳树的背后，躲着方蕾。她那双明亮清澈、仿佛会说话的大眼睛，在又浓又长的睫毛下不停地眨动着，闪射出一种欣喜的光彩。

孙牧跑出药房张目四顾，一时没有看到他很想到的人，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正当他要返回药房时，幸亏眼睛帮了忙，看到了暴露在那棵柳树根部的一双棕红色牛皮鞋。孙牧立即精神一振，兴奋地奔过去，欢声地叫道：

“方蕾，出来吧！我看到了！”

躲在树后的方蕾，这才放开咬出牙印的嘴唇，咯咯咯地尽情笑出声来。

“什么事这样高兴呀？快说出来让我也分享……”孙牧急切地但又是满脸笑容地询问道。

和许多初恋阶段的姑娘一样，在双方喃喃细语中，对方越是想急于知道的事，总越是要故意拖延一些时间才肯把谜底揭出来，以显示双方之间那种亲昵的关系。方蕾看着孙牧那副急切的模样，便特意把握着纸条的右手藏在身后，调皮地昂着头说：“你先猜猜，我右手里捏着什么？”

孙牧看方蕾脸上喜滋滋的神色，他灵活的头脑便象电子计算机般地转动起来。不一会，他眼睛一亮，颇有把握地说道：“我猜到了，准是你分配工作的通知来了！而且还分到了一个理想的工作！”

孙牧猜错了。虽然方蕾按照有关的政策，从插队落户的

山区回到迎江市已两、三个月了，天天等，夜夜盼地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消息，但是，这时她手里拿着的却不是分配通知。孙牧的猜测陡然引起了她心里一阵隐隐的不快，于是便打消了继续让孙牧猜下去的念头，皱着双眉摇了摇头，随即张开右拳，亮出两张淡黄色的入场券来。

孙牧探头看了一眼，并不去接，有点扫兴地说：“是听科普讲座的入场券？这也值得你这么高兴？”

“嗨，你呀，看人挑担不吃力，这入场券可难搞呢！起先，人家只肯给我一张，我好说歹说才给你也争取到了一张。”

孙牧忙把两张票子拿了过来，表示歉意地说：“好，谢谢，谢谢。”并问道，“哎，这次讲座的内容是什么呀？”

方蕾脸上又舒展开了，答道：“听说，是讲机器人的设计和应用。报告人是101科研所的研究员肖津洲。据说他的学问可大哩。”

孙牧看着她的喜悦的神色，似真似假地问：“看你这样子，将来也想当个科学家、研究员？”

方蕾连忙摇着手说：“我怎么敢做这个梦呀！在农村插队这么些年，肚里的一点墨水早都随着汗水流光了。我只想现在抓紧时间多学点，将来……”说到这里，她突然刹住了。

“将来怎么样？小方，你将来的理想究竟是……”孙牧关心地问。

方蕾神秘地一笑：“唔哼，这是我的秘密，暂不透露。”

她从孙牧手里接过听讲座的入场券，“票子我保管。明天在文化宫碰头。”

孙牧顺从地点点头，眯起眼睛，象欣赏一件心爱的艺术品那样盯住方蕾的面孔，恋恋地看着。这时，药房间的二号窗口前，陆续来了几个取药的人，有人大概等得不耐烦了，就故意把窗台板拍得叭叭直响，并高声地喊叫着什么。

孙牧有些扫兴地回药房间去了。方蕾望着他的背影，心里泛起一丝甜甜的欣慰。她又一次觉察到自已在这位聪明而又英俊的小伙子心目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

方蕾正陶醉在得意之中，蓦地从她身后伸出一双洁白细腻的手，一下子蒙住了她的眼睛。方蕾先是一惊，但她伸手向脑后一摸，碰到了对方卷烫得相当精致的头发，心中便有数了。她心慌不忙张开双臂猛地向后一挽，就把身后袭击她的姑娘抱住，再一弯腰就把那姑娘反背起来，弄得脚高头低悬在空中了。吓得对方自动松开了一只手，在方蕾的背上乱打乱抓。双方嘻嘻哈哈闹了一阵子，直累得彼此都快喘不过气来，才算罢休。

“灿灿，好些日子不见了，你病啦？”方蕾嘻笑完毕，扶住一个廿四、五岁的名叫齐灿灿的姑娘，打量了一下，问道。

“我来治治喉咙。这些天，我从幼儿园里一下班，天天晚上都要赶到工人文化宫排练新戏，累得嗓子都哑了。”齐灿灿与方蕾在小学和中学里，都是同坐一桌的老同学，她声音有点嘶哑地回答后，接着又反问了一句：“小方，你也来看病？”

“我……”方蕾理了一下散乱了的头发，含混地说，“我来看看一个人的。”

“噢——”齐灿灿从方蕾含混的答复中，已明白了她的来意并非是看病人，便故意打破砂锅问到底，“是来看望病人，还是来看望在这里工作的人呀？”

“不告诉你……”方蕾与孙牧的恋爱还处在半秘密、半公开的状态，一经齐灿灿深究，不觉有些发窘。但她那洋溢着热情的眼神和红喷喷的两颊却不由自主地泄露出了秘密。

“是来看孙牧的吧。你们可真亲热，在他上班时间里还要安排约会，说上几句悄悄话呀！”齐灿灿见方蕾不肯明说，就点了孙牧的名，还打趣地揉了揉方蕾一把。

“你瞎说些什么呀。我是来叫他去听科普讲座的。”为了证实起见，方蕾特地从衣袋里掏出了入场券，在齐灿灿面前晃了晃。接着，两人便有说有笑地往医院外面走去了。

第二天下午，方蕾拿着两张入场券，提前半个多小时就伫立在市工人文化宫门口，等候着孙牧的到来。

文化宫，这所全市劳动人民憩息、娱乐和获取知识的宫殿，简直是一个翡翠色的世界。巨幅地毯一般的大草坪是绿色的，长长的葡萄架走廊的木柱是翠绿的，还有那硕大无朋的老樟树、枝干苍劲的黄杨、笔直挺立的棕榈……全都是碧绿碧绿的。人们一走进这块绿色的天地，总是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醉心。

在门口的布告栏上，贴着一张举办这次科普讲座的醒目海报。海报的一侧，临时树起了一块指路牌。前来听讲座的

人顺着指路牌指示的方向，三三两两地向可以容纳七、八百个人的大剧场走去。

开会的时间快要到了，剧场急躁地响起预备铃声。接着，工作人员把一扇扇玻璃门关起来，只在边上留下一个进口的地方。方蕾手捏着入场券站在文化宫门口，焦急地等着孙牧，催听众进场的第二次铃声响起，孙牧还是没有等到，却意外地见到齐灿灿和一个穿着浅灰色拉链衫、戴一副近视眼镜的青年并肩走了过来。

男青年是齐灿灿的朋友，叫姜艺，是市工人文化宫业余剧团的编剧兼导演，三十岁左右的年纪，一张端正白净的小生面孔，说话、走路都是慢悠悠的。他最近以幼儿园生活为背景，编写了个独幕话剧《芬芳花蕾》。他是在深入生活和采访的过程中，认识在六一幼儿园任教养员的齐灿灿的。两人相识以后，真可算是一见钟情。她爱他的卓越的才华，他爱她对事业的热忱。最近，业余剧团邀请齐灿灿在《芬芳花蕾》里扮演主角保育员，她和姜艺的接触机会更多了。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也就很快地公开了。

但是，齐灿灿到底是一个缺少经验的演员，她不懂得保养嗓子的重要性，每次排练都放开了嗓门，象开机关枪似的不断地吼叫，她的喉咙终于发炎了。眼看演出时间越来越近，喉咙又一时半时恢复不过来，真把两个人急坏了。齐灿灿在医院里遇到方蕾以后，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个由方蕾来扮演这戏的主角的主意。此刻，他俩正在讨论这件事哩。

“……由方蕾来演，真的合适吗？”姜艺看着齐灿灿，

忧心忡忡地问。

“请你相信我的推荐。我与她一起读小学的时候，她就是市少年宫课余演出团的台柱。《芬芳花蕾》这戏由她来主演，肯定比我合适。……真该死，前一阵我怎么忘了她这么一个人选呢！要不，我的嗓子也不会弄成这个地步啦！等会儿，你和她见了面，谈一谈，我估计你就会作出同我一样的判断。”尽管医生嘱咐齐灿灿要少说话，但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而且照样象机关枪点射，滔滔不绝，中间没有标点符号。

“但愿如此。”姜艺被说得有点动心，但接着又呐呐地说：“只是，只是我，很希望与你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天天能见面，……”

“真没出息！你不以工作为重，我今后就不睬你！”齐灿灿白了姜艺一眼，独自走到前面去了。走近工人文化宫时，齐灿灿老远看见方蕾站在那里，忙高兴地跑了过去，并很大方地介绍了姜艺，接着直截了当地提出想邀请她来主演《芬芳花蕾》的事来。

“真对不起。我最近对演戏，实在连一点兴趣也没有了。”方蕾回答得干脆，“再说，你不是已经排演了好些日子了嘛！”

“你听，我现在讲起话来，声音沙哑得简直象鸭子叫。”齐灿灿指指自己的喉咙，求援般地说，“哎呀，看在老同学的面，帮个忙吧。小方，我想，你总不会忍心让我的喉咙全哑掉吧！”

“这戏写什么的呀？”老同学毕竟总有老同学的情谊，方蕾被齐灿灿这么一说，显得有点犹豫起来。

齐灿灿一听有了转机，忙向姜艺使了个眼色。姜艺会意，马上从口袋里掏出《芬芳花蕾》的剧本来。他与方蕾见面尽管只有几分钟，但看方蕾的气质和风度，以及一口纯正圆润的普通话，心里已经感觉出来，灿灿的判断不错。于是，他忙把剧本递过去，同时介绍剧情：“这戏是写青年人的生活道路的。戏里的主角是一个幼儿园的保育员。她对生活，对工作，对爱情……”

方蕾听到这里，本来有点犹豫的心变得坚定起来，她没有接剧本，打断了姜艺的话，再次谢绝道：“真对不起你们。我对扮演保育员，不感兴趣，也不熟悉这方面生活，还是请灿灿……”

姜艺以为方蕾是例行的客套，便做起说服工作来：“别客气，别客气。你没有这方面的生活体验，这好解决，我可以陪你去几个幼儿园跑跑、看看，再开几个座谈会。灿灿就在幼儿园工作，我与幼儿园的老园长很熟悉，可以为你提供一些方便。”

“不，不。说实在的，我最怕和小朋友们在一起了。一听到他们叽叽喳喳的声音，我的头就痛，脑子就发胀……”方蕾进一步叙述理由，并转脸对齐灿灿说，“灿灿，我看你还是赶快抓紧时间治治喉咙。等会孙牧来了，我替你问问，可有什么特效药物。”

“看你，我没有提出请你帮忙的事，你很热情，我请你

帮忙的事，你却不肯答应！这样吧，你先看看剧本再说。过三天，我再来听你的回音。再见！”齐灿灿边说边从姜艺手里拿过《芬芳花蕾》，硬塞到了方蕾的手里，不容分说地拖着姜艺走了。

姜艺恐怕方蕾又把剧本退还给他，便也说了声“再见，再见！”跟齐灿灿走去。

剧场里，讲座已经开始了，仍然不见孙牧的踪影。方蕾有些失望，也有点生气，一个人快快地向大剧场里面走去。

二 通知来了

第二天傍晚，夕阳烧红了半边天空。象胭脂一般红殷殷的霞光，涂染在迎江湖畔的古塔尖顶上，也涂抹在漫步于湖边草地上的一对对情侣的脸上和他们的心坎上。

方蕾上着一件编织得很好看的铁锈红颜色的毛衣，下身穿一条银灰色涤卡裤子，再配上脚上穿的那双半高跟棕红色皮鞋，她那苗条的身段显得更加光采动人了。此刻，她正和孙牧肩并肩地在迎江湖边石板路上，缓缓地走着。

孙牧浑身上下一套米色涤卡春秋衫裤，笔挺笔挺。这是他自己裁剪缝纫的杰作。他不时爱惜地用手指弹弹衣服，其实并没有什么东西沾着。

方蕾向孙牧瞟了一眼，语气不快地问道：“……昨天，

你为什么不去听讲座？”

孙牧忙不迭声地检讨：“真抱歉，真抱歉！我昨天走到半路上，硬被两个朋友拉去参观家俱展览，我好话说一淘箩，还是推不掉。最后，他们简直是绑架般地把架到了展览会。……我向你认错，请罪！”他向方蕾深深地鞠了一躬，还做了个鬼脸。忽然他看到了方蕾手里的那个剧本，便拿过来，随手翻阅了一下，问：“噢，你怎么有……？”

方蕾见孙牧认了错，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便把剧本的来源和姜艺邀她去演戏的经过，同他说了一遍。

“你答应了没有？”孙牧忙问。

“他们给我三天时间考虑，现在才过去一天。你的意见呢？”方蕾征求孙牧对这事的看法。

“我么？我劝你别去演。在业余剧团演戏，又不算是正式演员，每天辛辛苦苦演到半夜，既没工资，又没什么报酬，最多请你吃碗阳春面。……”孙牧真诚、坦率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也不大想去。可是齐灿灿和姜艺硬要我……今天我看了剧本，故事倒编得还有点意思，看了前面总还想看后面。”方蕾拿不定主意。

“大概，少不了也要写到恋爱。”孙牧颇有把握地猜测道。

“嗯。不过，这个戏里写的爱情，纯洁得象一块白玉，高尚得象一棵青松。戏里的主人公把爱一个人和爱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爱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很生动、很……”

方蕾想找个比较贴切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孙牧打断她话说：

“嗨，我才不信哩！一个幼儿园的阿姨——成天给小孩子把尿、端屎的‘高级嫖姆’，哪会有这样高尚的爱情！真不可思议。”

“那……我究竟去不去演？”方蕾好象在问自己，也在问孙牧。

“这你自己考虑决定吧，我不干涉你的内政。不过，我倒希望你这几天多去劳动局跑跑，问问通知什么时候能够发出。”孙牧关心地提醒。

“嗯。我也估计这几天通知快来了。”方蕾忽然又娇嗔地问道，“哎，你说，根据我的条件，我最大的可能将分配在哪里？”

孙牧搔了搔头，既认真又不无玩笑地分析起来：“凭你的外貌，可以当演员；凭你的才华，可以当诗人；而凭你这个纺织工人世家这一条，也可能让你进纺织厂……”

方蕾听到这里，马上接过话头，兴奋地说：“嗯，嗯，这个可能性最大。我爸爸，妈妈也都希望我能当个纺织工人。要真是这样，我一定要好好努力，争取……争取实现我的理想。”

“理想，理想，你在我面前说了好多次了。你的理想究竟是什么，今天你再不告诉我，我就……我就不让你回家了！”孙牧趁方蕾正在兴头上，再次急切地挺有兴趣地探询方蕾心头的“秘密”。

方蕾看着他那副急切的模样，不忍拂他的兴，便说了出来：“我的理想是当个工程师。”

“当工程师？这谈何容易！”孙牧忍不住摇摇头，很感慨地说，“你又没有大学文凭，在中学里连斗大的A B C D 也没有读满一箩筐，哪能当得成什么工程师？”

方蕾却很自信：“为什么不能？我爸爸解放后才进扫盲班，通过刻苦自学，不就从普通的工人变成了工人工程师啦！我现在的条件，比他当工人那时候好多了，我就是想走我爸爸的路。”

孙牧听着她的充满激情的话，不想再泼她的冷水，就讨好地抓住了方蕾的双手，握着说：“行，我预祝你成功！”

方蕾更加兴奋了。她兴高采烈地说：“最近，我常常做梦。昨天夜里，梦中就坐上了我自己设计的电子操纵台，指挥着许许多多的机械手纺纱、织布、造机器……多美好的梦呵！”

孙牧望着方蕾红润而富有光泽的面孔，动情地笑了，又眨眨眼睛说：“真的，昨天夜里，我也做了个梦。”

“哦，那么巧，快说说。”

孙牧却故意卖关子：“是一个很现实而又很甜蜜的梦。你猜猜看。”

方蕾眨眨水灵灵的长睫毛的大眼睛，沉思了一下，摇摇头，表示她猜不出来。

孙牧亲昵地凑近方蕾的耳边，压低了声音说：“梦见我们披红戴花，在举行婚礼！”